

南風的夢

昭學

癸酉殘秋

老

塵夢

初春的近曉，留着嚴冬未盡的薄寒，日短的北埠之初春，六時的光景，天已垂暗了！克明從街頭買了麵包歸來，開了房門，一陣冷意冒襲而來，水門汀壁角的一種陳年灰塵的氣息也撲到他的鼻尖。她在桌上放下了麵包，直覺地走近窗口去關了窗，這是剛才出去的時候所忘記了的。

她懶得開汽爐子，並且就是熄了火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燒，便倚坐在福端椅上，一手隨意的撕一塊麵包，塞到嘴裏慢慢的咀嚼，一手撫住了椅端，兩眼是一閃也不閃的凝定了桌上堆着的 *L. Variaine* 的詩選，是羅君借給她的：

Je ne voir rien,

Je perdu la mémoire

Du bien ou du mal.

透進她的眼前的是這三句。

「托，托，」門聲響了二下，

時候，門聲又續響了兩下。

進門來是一臉張皇驚措之色的

他在椅上坐了，她的心裏還不曾脫却這三句詩中的情緒！

「克明君，請你趕快結束行李，爲今之計，只有暫寄泉莊

剛坐下，氣急喘喘的說。

「怎麼？」克明張大了

「什麼？」

甘心的！如今他們對於你的文章已經印成了傳單，在各中國飯店分發，還加了許多挑撥人家爲難你的話，羣起而攻你——他們借助於無賴，這是無可與他較量的！要侮辱你，而且還要打你！」

「這樣的事？」克明沉吟了說：「啊！不忍君，數月來受你照料，——爲難明姊及菊君之故，衷心感激，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？移到鄉間不但爲經濟所不許，而他們，這「惡鬼」之麻煩還可以跟下來，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？侮辱與打，我是不怕的，我正要看他們這一羣的真面目，是怎麼樣的？數年來，我南北東西，極盡奔波之苦，於此亦見着許多大類的醜惡之内幕！呵！不忍君，倘然是這樣，慕歐曾何以對我？何以對我之老母？」

「慕歐何以對你？克明君，他們這類的行爲，自然也一定已等於慕歐而商量過了的。——然而，克明君，天下事正復難說，不知他們這樣壓迫你，於他們有何好處，而這樣地始終不能放鬆你！」

「是的呵！他們是要從我受到他們的壓迫裏而取得快意！」克明說她的話聲是喘吁了！

「克明君，無論如何，還是搬鄉爲是，鄉間屋子既比城中爲便宜，搬居更是方便的。這點款子我處也不妨代墊，請卽函獨孤君，邀其明晚來此幫忙搬鄉！」

克明提筆簡短的寫了給獨孤君的信，交給了不忍君。

「克明君，行李請卽爲結束一下！克明君，凡事少用思索，逆來順受！」不忍君諄諄地說，便辭了。

克明送走了不忍君，倚坐在福端椅上，環顧這室內所有的一切：那櫃，那小鐵牀，那書桌，那壁角的冷汽爐，……那一切都好像是一堆玻璃瓦片；原來她的心好像一隻老病的馬一樣，難以振作起她先前勇的氣概了呵！

她倚在藤編椅上，好久好久，才忽有所憶似的立起來，走向櫃邊，打開了櫃門，書與衣服移到平置於水門汀的地上的皮箱裏。在許多的書片裏，掉落了一張照片，從許多書本裏又掉落了零星的紙條兒，好像一些灰塵，一些破物的零跌在地上。籊籊疑，遲疑的終於伸出她那洗淨了的清潔的兩手，從地上拾了起來將他們聚放在箱之一角。近處靠近先賢祠旁的教堂的鐘是悄然地曼聲地幽寂地鏗切地響了，從窗帷裏所透進的魚肚白的曉色，將這幽暗的室內的燈光打成一片，成為死的光明。

克明的心如老病的馬一樣了，於今又迴光反照地跳動起來了，一切舊時的情事，分明地又映演起來了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克明從海埠動身上船的前晚，是光午夜，四壁都是靜寂，死樣的靜寂。

『妹妹，我決定在你尚未到北埠的時候就出來！你是可以相信的！原哥也決定能同行的！待你動身後，便去做護照了！』

『但願是這樣！』

『妹妹，有什麼使你這樣的悵悵？你對我有什麼條件與要求？』

『沒有！——什麼也沒有！只是很不願你拋棄南蠻君與夷芝女士的好意，徒增我之罪過，此時解決，還不算遲！』

『妹妹，你是不能相信我的了，但我一定要使你相信我，你看，在你未到北埠之時我就出來，我一到北埠，你就能明白了！』

『但願是這樣！只恐你不會到北埠罷？』

『說這樣的話！——你是不能相信我的了！』

『好！我相信你，有什麼不可以相信呢？只叫你自己能夠相信你自己就好罷！』

「可是只怕我一到北埠，而你已與藥君攜手在塞納河邊散步，那裏還有我的地位呢！」慕歐說，緊挽了她的面頰貼着他的，「現在你是我的！不久恐就有人要來奪了！」

「我是決定不去見藥君的！」克明說；「昨天給原哥的信你是見到的。」

「可是，慕哥，這樣的一個人，不懂言語，不諳一切情形，一個朋友也沒有，你替我設想一下，怎樣的苦呢！同行的數位均如我一樣，一般的都對於北埠是暗茫不明的。藥君，我是決定不去見他的！請你爲我介紹夷芝女士罷！我愛女友，這也可以令你放心，但請你簡單的介紹，不要用你的成見，讓我們各自去認識！」克明委婉的說。

「哼 你現在倒要我的朋友了麼？你現在倒曉得我的朋友是好的了麼？你現在倒要我介紹了麼？你現在知道了麼？」慕歐忽然凶凶地說。雖

然是暗黯，而他那青的臉色，克明彷彿還能夠想像的。

「幾時曾對於你的朋友有什麼不敬呢？幾時曾有絲毫的卑視對你的朋友呢！只求他們不卑視我就好了！請你記着今朝！是我動身前最後的一晚了，你是怎樣的！你給我以這樣的印象！好的！你給我了這樣的印象，送我遠行的是你這樣的印象！請你記着，你是這樣的！我是怎樣的和順溫靜，想來解決我們的糾紛的！謝謝你！不敢求你介紹了，像我這樣不學無能，被他們所卑視而比不上他們的我！」克明冷靜而緩慢的一點不帶氣忿的口吻說，說完，便翻身向着裏牀的板壁，不出聲了。「我是記着的！我是記着的！」好久，克明只說了這兩句。

「妹妹！妹妹！」慕歐喊：「我不相信你！我不相信你！」

克明起初不出聲，後來問了一句，「做什麼？」又靜着了。

「我不相信你！我不相信你！」

『你不相信我有什麼辦法呢？——我盡我的力量做去，做到你能相信的時候，但是，在我做到了可以令你相信的時候，而你還可以說不能相信的，那又有什麼辦法呢！』

『起誓！你起誓！妹妹！我要你起誓！』

『我是不相信起誓的，莎士比亞的哈孟來特裏說：最會起誓的也是最會失信的。不相信那悠久的情愛而相信那一時的強迫的沒有詩意的誓言，那是痴愚的。』

『我起誓！我起誓！』慕歐喊着說。

『我不要你起誓，』克明說：『我不要你起誓是爲了你好，即使你那種的誓言是真诚的，爲了使你可以有收受南蠻先生及夷芝女士的好意之機會。至於我，你若以爲必須要我起誓的，起了誓才可以令你相信的，那我也未始不可以起誓，但只怕如你一向要求我對你說我專一的愛你這類的話』

一樣，一到你聽着的時候，你就反而覺得不聽着爲美妙爲詩意了！」

「我起誓！我起誓！」慕歐說，伸出一隻右手，高高的舉起；「在離開你之後，我也不與別人結婚的！」

「我不要你起誓！呵！你記着！」克明說，拉下他的右手。

「你起誓！你起誓！爲什麼我起了誓你可以不起誓？」慕歐凶凶的拉起克明的右手舉起了：「說！說！快些說！真實！真實！——離開我以後也不再與別人結婚，說！說！真實！真實！」

「讀書！」克明閉着兩眼說了這兩個字。忽地裏，慕歐翻了一個身，側着背，便向着牀外去了。克明不則聲。

鼻涕與那呼吸的窒息的聲音，克明直覺地知道他是在哭了！

「慕哥！慕哥！」克明喊：「怎麼了呵？」於是伸着兩手便去挽着他的肩，「慕哥，慕哥，來！向着我，我同你說。」而慕歐却不出聲。克明

將右手穿過枕底挽住了他的頭，左手掀起他的遮末了頭的被面，慕歐却終於一動也不動，死命的用力拉住那被面，而喘息與鼻涕的聲音更利害了！

「唉！慕哥！慕哥！你是不能用情理來說話了！也好！我對你說什麼呢？你看罷！你看將來的事實罷！看起誓的是怎樣，不起誓的又怎樣？」

克明連連的嘆息着，掀起被蓋遮末了頭，也就側向裏牀了。眼淚是披滿了她的兩頰。

「我不歡喜這樣！」忽地一聲，慕歐推開被面，又翻了一個身；「來！一同我說話呵！你說你有話呵！」克明不答。慕歐伸起他的左手臂穿到枕底，枕着克明的頸，克明稍稍仰起了她的頭，讓他安放他的手臂，免得壓痛牠。他的右手撫住了克明的額。

「哦！妹妹！什麼呵？」慕歐較為柔聲了說；「你發燒了？你的頭髮都濕透了！怎的？」克明不則聲，慕歐拉開她的被蓋，眼淚已竟浸濕了一

大塊的被面。

「可憐妹妹呵！」慕歐說，貼着她淚的面頰深深地吻着。

「我看了你苦痛而悲哀時，反覺得我是勝利了！最後的勝利呵！」慕歐說；「正如因為我不相信你的靈魂，反要以你的肉體方面的要求來作證明。」

克明仍是沒有聲音，眼淚却如雨似的滴下來，好久，好久，連連的太息着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還是在雪湖的一個初夏，克明留在蘭若庵，爲了近着她的表妹。一個大早，克明還沒有起來，雖然已經醒了，聽着那院子裏的叢竹風吹的聲音，有如柔而沉着的提琴的聲音。正這時候，門聲響了。「誰？」克明問。「我！」簡單的一聲，是慕歐的答語。克明竟不能相信是慕歐，因爲

從慕歐的住處到這裏須穿過雪湖，如此大早，那來船隻，如不用船，只能步行，步行則須經過那素堤，長長的有許多路。

「對不起呵！」克明說；「就起來了！」克明急急起來，開了門，老太婆也就端進臉水來了。那一天慕歐穿了件竹布長衫，而脚上則仍着的皮鞋。

「克小姐，我特爲邀你去康山觀日出的！」慕歐進來了，說；「天氣却不大好呢！」

「可不是？」克明正在梳洗，抬起頭來，看一看窗外的天空與湖面，說。

天色是越加陰沉了，晨風更蕭悚的吹着，似有雨意。老太婆已送進粥來，克明便請慕歐一道吃了早粥。

「克小姐，天氣這樣不好，日出也未必有了。」
克明去走了。

回罷！」

「也好！」克明應。

粥罷，他們一同出了蘭若庵，晨風是很清快，只是天色黯黯如鉛。他們走上南屏山，長夏的蔓草時時多情地牽住他們的衣邊裙角。經過了頽塔的舊址，到了紅亭，就在紅亭邊的石山上坐着，微雨是開始絲絲地飄下來了！

「克小姐是——與嵩先生是——」嘉歐吱吱唔唔的說了。

「是的，我與嵩先生是因爲寫文投稿之故而認識的，雲先生也一樣。」

「近年來中國也有交際了罷？」

「是的，近年來還有好些人談婦女問題的，如像嵩先生與雲先生。我也有時候跟着他們學得一點。」

「中國的情形不好呵！」克明說。

「但凡事也有例外，也有好的，克小姐見過一對和好的夫婦麼？」

「從未見過。我的同學也很多，她們中的結婚或戀愛也有說是好的，但不過是初時的一種手段，結婚以後，一有形式以後，便完了，而且究其深處，也往往均是有問題的。」

「我却見過一對極好的夫婦。」慕歐說；「是我本埠的同學，他們倆同行同坐，同讀同工作。也從未見他們鬧過意見。」

靜默了一歇。

「我是主張婚姻沒有形式的！」克明說。

「是的，我也一樣，」慕歐說；「因為我在外國見慣了許多女子欺騙男子，她們的婚姻只是靠了形式與地位與經濟，所以我覺得還是沒形式的好！」

「是這樣麼！」克明說；「但是，慕歐先生，在中國只有男子欺侮女子呵！在中國只有男子欺騙女子呵！從沒有女子敢欺侮男子的！不過我

主張沒形式並不如你一樣，僅爲自利起見，以爲沒有形式可以隨便的棄，我想愛情不當以形式來規範呵！」

「我也覺得是一樣！」

此刻這許多的事情分明映上她的心頭，如刀刺似的痛着她的心了！

※ ※ ※ ※ ※

那是一個暮春的早晨；克明早醒了，張開眼來，看着那映照了白色帳幔的晨光，她輕輕的仰起了頭，慕歐還沉然的睡着，他那長垂的黑髮滿披在枕邊，他那紅潤的唇極微極微的顫動着。克明在他的頰角深吻了一下，慕歐迷朦的張開半隻眼睛，一手緊緊的挽着了克明的頸含糊的喊：「妹妹！妹妹！」便在她的頰角亂吻着。

「慕哥，我要起來了！」克明說着，便要坐起。

「再睡一歇！」慕歐將被緊擁着克明，克明便又倒在慕歐的臂彎裏了。